第三十回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

话说杜慎卿同季苇萧相交起来，极其投合天二评：�慎卿是有心的人�c少卿相反。苇�亦俗物耳，然狡黠灵��凫吨T人，慎卿入其彀中。当晚季苇萧因在城里承恩寺作寓，看天黑，赶进城去了。鲍廷玺跟着杜慎卿回寓，杜慎卿买酒与他吃，就问他：“这季苇兄为人何如？”鲍廷玺悉把他小时在向太爷手里考案首，后来就娶了向太爷家王总管的孙女，便是小的内侄女儿，今年又是盐运司荀大老爷照顾了他几百银子，他又在扬州尤家招了女婿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杜慎卿听了，笑了一笑，记在肚里天二评：慎卿是有深心者，�c少卿不同。就留他在寓处歇。夜里又告诉向太爷待他家这一番恩情，杜慎卿不胜叹息；又说到他娶了王太太的这些疙瘩事，杜慎卿大笑了一番。歇过了一夜。

次早，季苇萧同着王府里那一位宗先生来拜。进来作揖坐下，宗先生说起在京师赵王府里同王、李七子[[1]](#footnote-1)唱和。杜慎卿道：“凤洲、于鳞，都是敝世叔。”又说到宗子相，杜慎鲫道：“宗考功[[2]](#footnote-2)便是先君的同年。”那宗先生便说同宗考功是一家，还是弟兄辈天二评：亦或有之．然�p重不在此。杜慎卿不答应。小厮捧出茶来吃了，宗先生别了去，留季苇萧在寓处谈谈。杜慎卿道：“苇兄，小弟最厌的人，开口就是纱帽齐评：��在可��之至。方才这一位宗先生说到敝年伯，他便说同他是弟兄，这怕而今敝年伯也不要这一个潦倒的兄弟！黄评：如果是兄弟却不能不要，特恐冒认耳。天二评：兄弟亦不�潦倒不潦倒。说着，就捧上饭来。正待吃饭，小厮来禀道：“沈媒婆在外回老爷话。”慎卿道：“你叫他进来何妨！”小厮出去领了沈大脚进来。杜慎卿叫端一张凳子与他在底下坐着。沈大脚问：“这位老爷？”杜慎卿道：“这是安庆季老爷。”因问道：“我托你的怎样了？”沈大脚道：“正是。十七老爷把这件事托了我，我把一个南京城走了大半个天二评：然�t�有小半��未走到。因老爷人物生得太齐整了黄评：此语便令此君入耳。料想那将就些的姑娘配不上，不敢来说齐评：真是��说．语�Z中�U。如今亏我留神打听黄评：自云“亏我”，先居功也。打听得这位姑娘，在花牌楼住，家里开着机房[[3]](#footnote-3)黄评：“机房”自南京。姓王。姑娘十二分的人才，还多着半分黄评：若云二十四分便不妙。天二评：何妨凑�R十三分。今年十七岁，不要说姑娘标致，这姑娘有个兄弟黄评：又投机。小他一岁，若是妆扮起来，淮清桥有十班的小旦，也没有一个赛的过他黄评：一张涂屎臭口能描抹粉香娃。也会唱支把曲子，也会串个戏。这姑娘再没有说的，就请老爷去看。”杜慎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也罢；你叫他收拾，我明日去看。黄评：不由他不去看。沈大脚应诺去了。季苇萧道：“恭喜纳宠。”杜慎卿愁着眉道：“先生，这也为嗣续大计，无可奈何；不然，我做这样事怎的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才子佳人，正宜及时行乐天二评：开口便是才子佳人，彼以�檠牛�我��其俗。先生怎反如此说？”杜慎卿道：“苇兄，这话可谓不知我了。我太祖高皇帝云黄评：煌煌圣谕。‘我若不是妇人生，天下妇人都杀尽！’妇人那有一个好的？小弟性情，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。齐评：然则你又要纳��做甚么？写出杜慎卿一片假气。天二评：《南史》：梁���阂��D人，相去�挡揭Ｎ牌涑簟Ｉ髑淠擞止�之。平步青评：用《南史》��事。

季苇萧又要问，只见小厮手里拿着一个帖子，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外面有个姓郭的芜湖人来拜。黄评：郭铁笔到南京，为祭泰伯祠用也，亦须略加描写。杜慎卿道：“我那里认得这个姓郭的？”季苇萧接过帖子来看了，道：“这就是寺门口图书店的郭铁笔，想他是刻了两方图书来拜先生，叫他进来坐坐。”杜慎卿叫大小厮请他进来。郭铁笔走进来作揖，道了许多仰慕的话，说道：“尊府是一门三鼎甲，四代六尚书。门生故吏，天下都散满了。督、抚、司、道，在外头做，不计其数。管家们出去，做的是九品杂职官黄评：铁笔之外，只奉承是本事。然也自居名士，想别无他能。季先生，我们自小听见说的：天长杜府老太太生这位太老爷，是天下第一个才子，转眼就是一个状元。齐评：法聪口角，何地�o之。天二评：口吻宛然。说罢，袖子里拿出一个锦盒子，里面盛着两方图书，上写着“台印”，双手递将过来，杜慎卿接了，又说了些闲话，起身送了出去。杜慎卿回来，向季苇萧道：“他一见我偏生有这些恶谈，却亏他访得的确。”季苇萧道：“尊府之事，何人不知！”

当下收拾酒，留季苇萧坐。摆上酒来，两人谈心。季苇萧道：“先生生平有山水之好么？齐评：慢慢引入，最是清谈妙趣。天二评：以言�之。杜慎卿道：“小弟无济胜之具[[4]](#footnote-4)，就登山临水，也是勉强。”季苇萧道：“丝竹之好有的？”杜慎卿道：“偶一听之，可也；听久了，也觉嘈嘈杂杂，聒耳得紧。”又吃了几杯酒，杜慎卿微醉上来，不觉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苇兄，自古及今，人都打不破的是个‘情’字！”季苇萧道：“人情无过男女，方才吾兄说非是所好。”杜慎卿笑道：“长兄，难道人情只有男女么？朋友之情，更胜于男女天二评：魔头到了。黄评：京师所谓“小朋友”耳。你不看别的，只说鄂君绣被[[5]](#footnote-5)的故事。据小弟看来，千古只有一个汉哀帝要禅天下与董贤[[6]](#footnote-6)，这个独得情之正齐评：独��奇�。天二评：其癖至此。黄评：闻所未闻，一迷至此。便尧舜揖让，也不过如此，可惜无人能解。”季苇萧道：“是了，吾兄生平可曾遇着一个知心情人么？黄评：“是了”，已知其入迷也。杜慎卿道：“假使天下有这样一个人，又与我同生同死，小弟也不得这样多愁善病齐评：此是慎卿肺腑��言，非比一切假气也。只为缘悭分浅，遇不着一个知己，所以对月伤怀，临风洒泪！”季苇萧道：“要这一个，还当梨园中求之。”杜慎卿道：“苇兄，你这话更外行了。比如要在梨园中求，便是爱女色的要于青楼中求一个情种，岂不大错？这事要相遇于心腹之间，相感于形骸之外，方是天下第一等人。黄评：又欲效鸳鸯冢故事耳。又拍膝嗟叹道：“天下终无此一人，老天就肯辜负我杜慎卿万斛愁肠，一身侠骨！齐评：所以顾影自怜也。黄评：骨未必侠。说着，掉下泪来。季苇萧暗道：“他已经着了魔了，待我且耍他一耍。天二评：「暗道」以下十四字太拙．�M易云：季��沈吟了一回笑道云云，含蓄下文．似�僭�本。黄评：乖人。因说道：“先生，你也不要说天下没有这个人。小弟曾遇见一个少年，不是梨园，也不是我辈，是一个黄冠[[7]](#footnote-7)。这人生得飘逸风流，确又是个男美黄评：南京道士无异优伶故也。不是像个妇人齐评：苇�妙人妙语。天二评：贼。我最恼人称赞美男子，动不动说像个女人，这最可笑。如果要像女人，不如去看女人了。天下原另有一种男美黄评：乖极，聪明极。只是人不知道。”杜慎卿拍着案道：“只一句话该圈了天二评：上钩。你且说这人怎的？”季苇萧道：“他如此妙品，有多少人想物色他的，他却轻易不肯同人一笑，却又爱才的紧；小弟因多了几岁年纪，在他面前自觉形秽，所以不敢痴心想着相与他。长兄，你会会这个人，看是如何？”杜慎卿道：“你几时去同他来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我若叫得他来，又不作为奇了齐评：越说越像。须是长兄自己去访着他。”杜慎卿道：“他住在那里？”季苇萧道：“他在神乐观。黄评：即今之朝天宫也。杜慎卿道：“他姓甚么？”季苇萧道：“姓名此时还说不得，若泄漏了机关，传的他知道，躲开了，你还是会不着。如今我把他的姓名写了，包在一个纸包子里，外面封好，交与你，你到了神乐观门口，才许拆开来看；看过就进去找，一找就找着的。”杜慎卿笑道：“这也罢了。”当下季苇萧走进房里，把房门关上了，写了半日，封得结结实实，封面上草个“敕令”二字黄评：“敕令”二字亦合道士家数。拿出来递与他，说道：“我且别过罢。俟明日会遇了妙人，我再来贺你。”说罢，去了。

杜慎卿送了回来，向大小厮道：“你明日早去回一声沈大脚，明日不得闲到花牌楼去看那家女儿，要到后日才去。明早叫轿夫，我要到神乐观去看朋友。黄评：雌风不敌雄风矣。吩咐已毕，当晚无事。次早起来，洗脸，擦肥皂，换了一套新衣服，遍身多薰了香天二评：可笑。黄评：亦可丑也。将季苇萧写的纸包子放在袖里，坐轿子，一直来到神乐观。将轿子落在门口，自己步进山门，袖里取出纸包来拆开一看，上写道：

至北廊尽头一家桂花道院，问扬州新来道友来霞士便是。

杜慎卿叫轿夫伺候着，自己曲曲折折走到里面，听得里面一派鼓乐之声，就在前面一个斗姆阁。那阁门大开，里面三间敞厅：中间坐着一个看陵的[[8]](#footnote-8)太监，穿着蟒袍，左边一路板凳上坐着十几个唱生旦的戏子，右边一路板凳上坐着七八个少年的小道士，正在那里吹唱取乐。杜慎卿心里疑惑：“莫不是来霞士也在这里面？齐评：入情入景。因把小道士一个个的都看过来，不见一个出色的。又回头来看看这些戏子，也平常；又自心里想道：“来霞士他既是自己爱惜，他断不肯同了这般人在此，我还到桂花院里去问。”来到桂花道院，敲开了门，道人请在楼下坐着。杜慎卿道：“我是来拜扬州新到来老爷的。”道人道：“来爷在楼上。老爷请坐，我去请他下来。天二评：此�r不知慎卿心上如何��。道人去了一会，只见楼上走下一个肥胖的道士来黄评：“肥胖”二字已足解颐。头戴道冠，身穿沉香色直裰，一副油晃晃的黑脸，两道重眉，一个大鼻子，满腮胡须黄评：此数语，阅者已不禁大笑，再阅至后文，一“哦”字，更当笑不可抑。约有五十多岁的光景天二评：来霞士身形留在杜慎卿眼中看出以作一笑。那道士下来作揖奉坐，请问：“老爷尊姓贵处？”杜慎卿道：“敝处天长，贱姓杜。”那道士道：“我们桃源旗领的天长杜府的本钱，就是老爷尊府？”杜慎卿道：“便是。”道士满脸堆下笑来，连忙足恭道：“小道不知老爷到省，就该先来拜谒，如何反劳老爷降临？”忙叫道人快煨新鲜茶来，捧出果碟来。

杜慎卿心里想：“这自然是来霞士的师父。”因问道：“有位来霞士，是令徒？令孙？”那道士道：“小道就是来霞士。”杜慎卿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哦齐评：妙绝。黄评：此“哦”字与前文沈天孚之“哦”字各有妙处。你就是来霞士！”自己心里忍不住，拿衣袖掩着口笑。道士不知道甚么意思，摆上果碟来，殷勤奉茶；又在袖里摸出一卷诗来请教。慎卿没奈何，只得勉强看了一看，吃了两杯茶，起身辞别。道士定要拉着手送出大门天二评：此一拉，慎卿回去要洗手几十次。黄评：拉着手，反被他得了便宜，闻了许多香气去矣。问明了：“老爷下处在报恩寺，小道明日要到尊寓着实盘桓几日。”送到门外，看着上了轿子，方才进去了。杜慎卿上了轿，一路忍笑不住，心里想：“季苇萧这狗头，如此胡说！”

回到下处，只见下处小厮说：“有几位客在里面。”杜慎卿走进去，却是萧金铉同辛东之、金寓刘、金东崖来拜。辛东之送了一幅大字，金寓刘送了一副对子，金东崖把自己纂的《四书讲章》送来请教。作揖坐下，各人叙了来历，吃过茶，告别去了。杜慎卿鼻子里冷笑了一声，向大小厮说道：“一个当书办的人都跑了回来讲究《四书》天二评：《四书》何人不可�v究，但金�|崖非其人耳。圣贤可是这样人讲的！”正说着，宗老爷家一个小厮拿着一封书子送一幅行乐图来求题黄评：作恶之甚。杜慎卿只觉得可厌，也只得收下，写回书打发那小厮去了。次日便去看定了妾，下了插定，择三日内过门，便忙着搬河房里娶妾去了齐评：既云不�叟�色，何乃娶妾如此急急？慎卿之言行不符大率类此。

次日，季苇萧来贺，杜慎卿出来会。他说道：“昨晚如夫人进门，小弟不曾来闹房，今日贺迟有罪！”杜慎卿道：“昨晚我也不曾备席，不曾奉请。”季苇萧笑道：“前日你得见妙人么？”杜慎卿道：“你这狗头，该记着一顿肥打！但是你的事还做得不俗，所以饶你。黄评：也知不俗，是聪明人。季苇萧道：“怎的该打？我原说是美男，原不是像个女人。你难道看的不是？”杜慎卿道：“这就真正该打了！”正笑着，只见来道士同鲍廷玺一齐走进来贺喜，两人越发忍不住笑黄评：我若在坐，断忍不住。杜慎卿摇手叫季苇萧不要笑了。四人作揖坐下，杜慎卿留着吃饭。吃过了饭，杜慎卿说起那日在神乐观看见斗姆阁一个太监，左边坐着戏子，右边坐着道士，在那里吹唱作乐。季苇萧道：“这样快活的事，偏与这样人受用，好不可恨！天二评：苇萧已神往其间。杜慎卿道：“苇萧兄，我倒要做一件希奇事，和你商议。”季苇萧道：“甚么希奇事？”

杜慎卿问鲍廷玺道：“你这门上和桥上[[9]](#footnote-9)共有多少戏班子？”鲍廷玺道：“一百三十多班。黄评：可谓盛极。杜慎卿道：“我心里想做一个胜会齐评：趣人趣事，落想妙绝。择一个日子，捡一个极大的地方，把这一百几十班做旦脚的都叫了来，一个人做一出戏。我和苇兄在旁边看着，记清了他们身段、模样，做个暗号，过几日评他个高下，出一个榜，把那色艺双绝的取在前列，贴在通衢。但这些人不好白传他，每人酬他五钱银子，荷包一对，诗扇一把。这顽法好么？”季苇萧跳起来道：“有这样妙事，何不早说！可不要把我乐死了！天二评：便宜这狗头。黄评：写季苇萧放诞不羁，与他人两样。鲍廷玺笑道：“这些人，让门下去传。他每人又得五钱银子，将来老爷们替他取了出来写在榜上，他又出了名。门下不好说，那取在前面的，就是相与大老官，也多相与出几个钱来。他们听见这话，那一个不滚来做戏！”来道士拍着手道：“妙！妙！道士也好见个识面。不知老爷们那日可许道士来看？黄评：想是要比并尊容。杜慎卿道：“怎么不许？但凡朋友相知，都要请了到席。”季苇萧道：“我们而今先商议是个甚么地方。”鲍廷玺道：“门下在水西门住，水西门外最熟。门下去借莫愁湖的湖亭，那里又宽敞，又凉快。”苇萧道：“这些人是鲍姑老爷去传，不消说了，我们也要出一个知单。定在甚日子？”道士道：“而今是四月二十头，鲍老爹去传几日，及到传齐了，也得十来天功夫，——竟是五月初三罢。”杜慎卿道：“苇兄，取过一个红全帖来，我念着，你写。”季苇萧取过帖来，拿笔在手。慎卿念道齐评：真是�偈拢�不可多得。

安庆季苇萧，天长杜慎卿，择于五月初三日，莫愁湖湖亭大会。通天二评：当云通省城。梨园子弟各班愿与者，书名画知，届期齐集湖亭，各演杂剧。每位代轿马五星，荷包、诗扇、汗巾三件。如果色艺双绝，另有表礼奖赏。风雨无阻。特此预传。

写毕，交与鲍廷玺收了，又叫小厮到店里取了百十把扇子来。季苇萧，杜慎卿，来道士，每人分了几十把去写，便商量请这些客。季苇萧拿一张红纸铺在面前，开道：宗先生、辛先生、金东崖先生、金寓刘先生、萧金铉先生、诸葛先生、季先生、郭铁笔、僧官老爷、来道士老爷、鲍老爷，连两位主人，共十三位黄评：此处一小聚会，为大祭用人也，不善为文者以为赘笔。就用这两位名字写起十一副帖子来。料理了半日，只见娘子的兄弟王留歌，带了一个人，挑着一担东西——两只鸭，两只鸡，一只鹅，一方肉，八色点心，一瓶酒——来看姐姐。杜慎卿道：“来的正好！”他向杜慎卿见礼。杜慎卿拉住了细看他时，果然标致，他姐姐着实不如他；叫他进去见了姐姐就出来坐。吩咐把方才送来的鸡鸭收拾出来吃酒。他见过姐姐，出来坐着，杜慎卿就把湖亭做会的话告诉了他。留歌道：“有趣！那日我也串一出。”季苇萧道：“岂但，今日就要请教一只曲子，我们听听。天二评：贼。王留歌笑了一笑天二评：令我神往。到晚捧上酒来，吃了一会。鲍廷玺吹笛子，来道士打板，王留歌唱了一只“‘碧云天’——长亭饯别[[10]](#footnote-10)”天二评：慎卿北行一去不来，得毋成谶？「长亭饯别」四字可省。音韵悠扬，足唱了三顿饭时候才完。众人吃得大醉，然后散了。

到初三那日，发了两班戏箱在莫愁湖。季、杜二位主人先到，众客也渐渐的来了。鲍廷玺领了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，都是单上画了“知”字的，来叩见杜少爷天二评：只叩见杜少爷。杜慎卿叫他们先吃了饭，都装扮起来，一个个都在亭子前走过，细看一番，然后登场做戏。众戏子应诺去了。诸名士看这湖亭时，轩窗四起，一转都是湖水围绕，微微有点薰风，吹得波纹如縠齐评：幽静之境如画。天二评：天生一个好地方，可惜而今已矣。黄评：生地便写得好。亭子外一条板桥，戏子妆扮了进来，都从这桥上过。杜慎卿叫掩上了中门，让戏子走过桥来，一路从回廊内转去，进东边的格子，一直从亭子中间走出西边的格子去，好细细看他们袅娜形容。

当下戏子吃了饭，一个个装扮起来，都是簇新的包头，极新鲜的褶子[[11]](#footnote-11)，一个个过了桥来天二评：然�t仍是男子像�D人之说。打从亭子中间走去。杜慎卿同季苇萧二人，手内暗藏纸笔，做了记认。少刻，摆上酒席，打动锣鼓，一个人上来做一出戏。也有做“请宴”的，也有做“窥醉”的，也有做“借茶”的，也有做“刺虎”的，纷纷不一。后来王留歌做了一出“思凡”[[12]](#footnote-12)。到晚上，点起几百盏明角灯来，高高下下，照耀如同白日；歌声缥缈，直入云霄。城里那些做衙门的、开行的、开字号店的有钱的人，听见莫愁湖大会，都来雇了湖中打鱼的舡，搭了凉篷，挂了灯，都撑到湖中左右来看。看到高兴的时候，一个个齐声喝采，直闹到天明才散，那时城门已开，各自进城去了。

过了一日，水西门口挂出一张榜来，上写：第一名，芳林班小旦郑魁官；第二名，灵和班小旦葛来官；第三名，王留歌。其馀共合六十多人，都取在上面。鲍廷玺拉了郑魁官到杜慎卿寓处来见，当面叩谢。杜慎卿又称了二两金子，托鲍廷玺到银匠店里打造一只金杯，上刻“艳夺樱桃”四个字，特为奖赏郑魁官黄评：须知郑樱桃非可亲可近之人也。别的都把荷包，银子，汗巾，诗扇，领了去。

那些小旦，取在十名前的，他相与的大老官来看了榜，都忻忻得意，也有拉了家去吃酒的，也有买了酒在酒店里吃酒庆贺的；这个吃了酒，那个又来吃，足吃了三四天的贺酒。自此，传遍了水西门，闹动了淮清桥，这位杜十七老爷名震江南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风流才子之外，更有奇人；花酒陶情之馀，复多韵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王、李七子——指王世贞（凤洲）、李攀龙（于鳞）、谢榛（茂秦）、宗臣（子相）、梁有誉、徐中行、吴国伦等七人。他们是明朝嘉靖时文学流派中的复古派，当时人称他们为“七子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考功——对做过“考功司”官员的人的称呼。考功司属吏部，职掌内外官员的功过考察，身分比其他司官高，这样称呼带有敬意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机房——织缎子的作坊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济胜之具——意指可以登山涉水的健康身体。“济胜”就是达到胜游目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鄂君绣被——出刘向《说苑》。楚国贵族鄂君，乘舟出行，有划船的越人对他作歌，表示爱慕，鄂君因延之就榻，拿绣被替他盖上。这个故事和下文说到的董贤的故事，后来常被人引作描写男子间谈情说爱的不正当关系的典故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汉哀帝要禅（shàn）天下与董贤——“禅”，这里是让的意思。汉哀帝宠爱大司马董贤，一次在麒麟殿宴饮，表示要师法尧舜，把皇帝让给董贤做。侍中王闳起来说：“天子无戏言。”阻止他说下去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黄冠——本指道士戴的帽子，后作道士别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看陵的——看守皇帝陵墓的。这里的“陵”，指南京明孝陵，即明太祖墓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门上和桥上——指水西门总寓和淮清桥总寓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“长亭饯别”——明李日华《南西厢记》中的一出，下面“请宴”也是《南西厢记》中的一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褶子——一种大领大襟带水袖的戏衣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“窥醉”、“借茶”、“刺虎”、“思凡”——“窥醉”，《红梨记》的一出，演赵汝州、谢素秋的故事。“借茶”，《水浒记》的一出，演张文远与阎婆惜的故事。“刺虎”，《铁冠图》的一出，演费宫人的故事。“思凡”演的是尼姑赵色空的故事。以上都是以旦角为主角的剧目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